



“盛”“世”观光记（二）

作者：吴小如

二.“盛”字科老生行述略

当我在30年代初开始热心于做富连成的观众时，胡盛岩、孙盛辅都已“红”过去了。胡盛岩我只赶上他息影前的“尾声”，孙盛辅则听老观众盛加赞誉过。胡到80年代才病歿，李盛藻还写了哀悼文章纪念他，不久李也病故。1999年6月，接到四川寄生虫病研究所周肇西先生来信，谈到一点孙盛辅的情况。周肇西教授是拙著的热心读者，不远数千里来信赐教，盛情可感。今将周教授来信和他的大作中有怀念孙盛辅的内容转录如下：

……孙盛辅于抗战初期到西安在“夏声剧校”担任教师，1939年初来成都演出，1948年去当时的西康省雅安市演出。解放后奉命组建了“雅安市京剧团”，任团长。以后终于雅安市（以上周教授来信）。

……经历过抗战时期的成都京剧观众，至今对当时的盛况仍津津乐道。……刘奎官演红生和武净，……刘荣升演老生，……另一位很受欢迎的老生演员为孙盛辅，他出身富连成科班，功底深厚。他的嗓音虽逊于刘荣升，但唱极富韵味。他登台头几天的打炮戏为《借东风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战猊亭·连营寨》，一下便吸引住相当一部分爱好京剧的成都观众，成为他的常客。……（以上节引周肇西教授著《抗战时期及其前后京剧在成都》）此外还有一位老生关盛明，我没有听过他的戏，但知他后来授徒为业。这里值得一谈的是吴盛珠。盛珠是梨园世家，在“盛”字科师兄弟中年龄较稚，但人极聪明。初习丑，后改老生。初改老生时经常派不上他的戏。有一次先姑父何静若先生到后台，见盛珠正在扮戏，问他：“今儿有活儿了，什么戏？”盛珠答：“赵云！”静老问：“什么戏的赵云？”盛珠答：“《定军山》。”当年老路演《定军山》，孔明升帐，传令者乃赵云。今则改由张著传令，与《阳平关》相呼应，而不用赵云矣。我曾见盛珠演过生旦对儿戏，如《赶三关》、《武家坡》、《教子》、《二堂舍子》等，窃以为确属可造之材。家表兄傅和孙先生尤喜聆其唱工。可惜不久即从台上消失。我曾询及王世续先生，亦不知其下落。或言改行，或云早逝，不得而知矣。

“盛”字科生翘楚，实应推李盛藻为一时之冠。据唐伯弢著《富连成三十年史》，记盛藻“自谭富英、孙盛辅去后，恒以一人支持广和（楼）台柱者亘六年之久”，足见其影响之大，叫座力之强。至30年代前期，“盛”字科各行人才已在科内效力若干年，都想出科自谋生路。故盛藻一去，牵动了大批好角，科班一时确呈断层局面，以致一度形成僵局。而对



十道本

李盛藻 饰 褚遂良

富连成情有独特钟的观众如我本人亦其一分子，乃于盛藻出科后仍追着他的班看戏，跑遍东、西、南三城，其实倒并非专看盛藻，实因其重要配角都是好几年中经常爱看的老相识也。

我看盛藻的戏，可分两个阶段。即出科前与挑班后。剧目相重复者亦多。但在科内所演，有时能看到折子戏，如《法门寺》、《寄子》、《广泰庄》、《借赵云》等；而挑班时所演多重头大戏，如《四进士》、《借东风》、《苏武牧羊》、全部《火牛阵》、全部《审潘洪·黑松林》、全部《浔阳楼》等。几年之间，我对盛藻印象确有“每况愈下”之感。盖我所看之戏既多，便感到盛藻的长进太少。尽管他谭派、高派、马派戏都拿得起来，但学谭不纯，学高无力，学马不帅，乍看还有新鲜之感，看多了就不解渴了。

但李盛藻能戏极多，有些戏已濒于失传，他却能演，且有特色，非出杜撰。我举三个较突出的例子。一是我亲在北京三庆戏院看他和茹富兰合演《雄州关》，当韩世忠（李扮）听其子韩彦直（茹扮）说奸臣孙浩已死，一时情急，提枪就刺，彦直持锤翻一抢背，极为精彩。而此戏在当时舞台已绝迹若干年了。二是余叔岩于1939年在国乐公司录唱《沙桥饯别》后，此戏立时脍炙人口。但余本人在台上从未演过，这段二黄三眼只是平时调嗓所唱。李盛藻乃于舞台正式演出，使观众得悉此戏全貌。有的老观众说，自龚云甫逝世后，此戏便吾人唱，论者都认为李有兴灭继绝之功。三是1948年，李贴演全部《蟠桃会》，自扮吕祖，我是在收音机中听到的。是晚李嗓奇佳，高、亮、脆、润兼而有之。记得景孤血先生在报刊上评论，喻盛藻之唱工嗓音如赏玩“玻璃翠”，玲珑剔透。解放后盛藻长期患病，渐入颓唐，无复往昔之精神面貌矣。贯盛习为贯大元三弟，在科中初习老生。后因“盛”字科缺少硬里子，盛习乃专以硬里子老生应工。他与李盛藻合演《借东风》、《四进士》，不仅珠联璧合，且为主角增色。如演《四进士》毛朋，读信时念白一时无两；又如《浔阳楼》演戴宗，一句散板竟博得满堂喝彩。出科后先傍李盛藻，后搭谭富英班，演《珠帘寨》程敬思，彩声竟压过富英的李克用。1937年金少山北来，乃与金合作。曾配金与言慧珠合演《二进宫》，金嗓宽远，贯音畅亮，相形之下，言慧珠竟有嚤不成声之势。张君秋组班，贯盛习乃正式挂二牌，专唱老生戏。一度兼搭毛世来、吴素秋班，盛习演《坐楼杀惜》，“杀惜”一场，有脱巾戴巾动作，为其他演员所无。我曾询之贯大元先生，拟从学此戏，时已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入牛棚而贯老病逝，此愿遂终未能偿。解放前夕，贯盛习傍赵荣琛；解放初又一度傍程砚秋，后乃自挑大梁。因他常在外地，遂失去观看机会。子名镇山，亦演老生，嗓音颇似乃父。

“盛”字科里子老生，享年最高而腹笥最博，厥推刘盛通。盛通为刘景然之子，自属家学渊源。在台上极为规矩，虽演扫边角色，唱念做表皆一丝不苟。《马思远》之汉刑部堪称一绝。出科后曾搭梅、马等大班，后长期傍杨宝森。宝森加入天津京剧团，盛通乃入北京京剧团，并经常为人“说”戏。举凡谭、余两派名剧，一腔一字，经盛通条分缕析，皆能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。窃谓盛通在台上真有鲍吉祥之风，较马盛龙之艺高出数倍。据说马亦富连成出身，惟“盛龙”并非本名。艺实平平，惟久傍马连良，得地利人和耳。

“盛”字科还有一位老生、老旦两门抱的里子演员，名张盛馥。我看过他的老旦戏有《孝感

天》、《四进士》、《登台笑客》等，皆属配角。我以为他演硬里子老生更精彩。如《铜网阵》的公孙策，与曹世嘉扮演的颜查散极为默契。假扮钦差遇刺一场，庄谐杂陈，十分有戏。又如演《九更天》知县，念到“与我胡里糊涂地打九更”，末三字例用京白，亦极为精彩。盛馥之外，尚有苏盛贵与吴盛宝。苏盛贵与富恩、富旭、盛轼为兄弟四人，是富连成元老教师苏雨卿的四位公子，盛贵行三。在科时专演《八大锤》一类戏的施公，平淡规矩。吴盛宝是盛珠之兄，长期在科中专演旗牌、家院一类角色，看似碌碌无奇，其实倒是不可或缺的人物。他在台上有时一出戏连一句台词都没有。只有演《五人义》中的周顺昌，算是有名有姓的角色。而整个富连成的演出，也正是靠这些“无名英雄”齐心协力，“众人捧柴火焰高”，使科班维持了近四十年。（未完待续）

咚咚锵工作室ddq@dongdongqiang.com



Member of LinkUnion - Click Here to Join